

## 七 結語

總之，阿富汗局勢正進入新階段之中，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已在巴基斯坦境內成立，正擴大其反共政治號召，不久可能獲得回教國家的承認與支持。阿敏總統面對此種不利形勢，其所使用之懷柔手段已歸失敗，第二步驟或將露出其共黨淨淨面目，在莫斯科控制下，必將加緊鎮壓民衆；但壓制愈深，而反抗愈大，最後阿敏政權必將束手無策，難免導致覆亡之厄運。

至於莫斯科方面，在阿富汗內戰中，蘇俄已投下大批賭注，包括五千名軍事顧問人員及數百萬武器與裝備，其結果，不但未贏得這場決定性戰爭，反而被拖入泥沼之中。今後蘇俄在阿富汗的動向，似乎仍將採取緩和策略，保持在阿富汗的現狀，不致貿然調派軍隊直接參入戰爭，以免重蹈美國在越南的覆轍。（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八日脫稿）。

# 柯錫金中東之行與「危機的弧形」

畢英賢

今（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至十六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率團訪問了「非洲之角」的衣索匹亞，十六日至十七日訪問了與衣索匹亞隔海相望、地處阿拉伯半島南端的南葉門。這兩個國家與伊朗及阿富汗構成了美國所謂的「危機的弧形」（arch of crisis）。去年，與伊朗及蘇聯毗鄰的阿富汗發生政變，親蘇的社會主義人民黨成立了馬克斯主義政權，並於同年十二月與蘇聯簽訂「友好、睦鄰與合作條約」<sup>①</sup>。今春，伊朗政變，親西方的巴勒維國王被推翻，由什葉派回教所領導的民衆運動執政，雖然不親蘇，但已放棄親西方政策，目前，內亂未定，前途堪憂。而衣索匹亞與南葉門，則早已列入親蘇勢力範圍內。柯錫金在上述情勢下，前往這兩個國家訪問，其意義自不尋常。

蘇聯的中東訪問團，除柯錫金外，尚包括蘇聯格魯吉爾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蘇聯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主席，國防部副部長兼空軍總司令，外交部副部長及對外貿易部副部長等人在內。僅從這一名單，便可概見柯錫金在此次中東之旅中與衣索匹亞

註① 「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

及南葉門所商談的內容了。本文擬以蘇聯的中東政策爲基點，透視這次訪問活動，再就這次訪問活動檢視蘇聯的中東政策。

## 中東的政局與蘇聯的「最高綱領」

中東的情勢複雜矛盾重重，對蘇聯中東政策的遂行而言，利弊參半。

從民族、宗教、政治及經濟觀點看，中東也許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地區。在這個地區內有回教的遜尼那派(Sunni)與什葉派(Shii)，有天主教與基督教及馬龍教派，有猶太人、哥普特人、庫迪人、阿美利亞人等；他們所處的地區極不穩定，政變頻繁，衝突屢屢，有以阿之爭，伊拉克人與庫迪人之爭，黎巴嫩的基督徒與回教徒之爭，蘇丹的阿拉伯人與黑人之爭，約旦人與巴勒斯坦人之爭，南北葉門之爭，伊朗人與伊拉克之爭等等。就政體而言，這裏有西方式的民主政體，有封建君主政體，有「阿拉伯社會主義」的軍事專政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就經濟體系言，從自由企業的資本主義至國家社會主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總括而言，各種衝突可歸納爲四類：內部革命、領土爭執、民族對立、意識形態相互仇視<sup>②</sup>。毫無疑問，這些矛盾擴大了蘇聯介入中東的機會。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蘇聯開始積極插手中東事務，至一九七〇年埃及總統納瑟(Gamal Nasser)死亡時，蘇聯在中東已舉足輕重，與其他強國爭雄。蘇聯在中東經略已有一定程度的成就，這是公認的事實，但其經營中東的目標究竟爲何，則議論不一。有人認爲，蘇聯中東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進取性的，旨在支配中東不讓美國及其盟邦獲取中東石油等資源、控制戰略交通線。持相反看法的人則假定，蘇聯中東政策的目的是防衛性的，旨在不讓該地區爲西方控制，以免使其變成進攻蘇聯本土的基地。當然，持折衷看法的人也不少。

按蘇聯自己的說法，蘇聯在中東的活動基於兩個理由：一是中東地區與蘇聯國界相鄰；二是蘇聯向以「世界革命」領袖與「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者自居，對該地區有「國際主義」義務<sup>③</sup>。今年九月底，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也提到，蘇聯與「伊朗及土耳其等中東國家」，不僅有共同邊界，而且有「傳統友誼」關係。因此，蘇聯仍將「積極對待」中東以及其他亞洲國家<sup>④</sup>。

中東位於歐、亞、非三洲滙合之處，俄國歷代沙皇即不斷向地中海、波斯灣、巴爾幹及阿富汗等地推進。現在，中東的石油、人民和空間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適合蘇聯的「西方戰略」目標——控制西歐。這一目標的實現將使世界形勢對蘇聯有利，使美

註② 伊沙威(Charles Issawi)，「石油、中東與世界」(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1972)，第五〇頁。

註③ 戈巴托夫及柴爾卡斯基(O. M. Gorbatov; L. I. Cherkaski)，「蘇聯與阿拉伯世界及非洲國家的合作」(莫斯科·「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註④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國處於孤立和易受攻擊的地位。從五十年代起，蘇聯領導已將中東政策作為征服歐洲的主要手段。假如蘇聯在地中海、北非及東非取得控制權，它就能够削弱歐洲；甚至無需直接侵略，只要使用恫嚇和威脅手段，如利用石油武器，就可達到目的。蘇聯一旦控制中東，一方面可以直接支援非洲的「革命」或「民族解放」運動，另一方面則可把勢力伸入印度洋。從另一個層面看，蘇聯在中東的「最高綱領」則是把美國勢力趕離中東，在該地區成立阿拉伯國家聯盟或聯邦或其他形式的組織，其中每一個國家皆由共產黨領導，所有共產黨皆臣服蘇聯共產黨；各國皆按照蘇聯的模式從事社會建設<sup>⑤</sup>。當然，在蘇聯現行綱領中看不出這個構想，但是在蘇聯的每一個「最低綱領」背後必然隱藏着它的「最高綱領」，這是無可置疑的。

## 蘇聯在中東的經營與「危機的弧形」

蘇聯在中東活動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可分為理論的與實踐的。在中東人民的生活中，宗教的地位極高。因此，縱然是極端的軍人領袖，通常也祇接受「馬列主義」中「反帝國主義」教條，而拒絕「工人階級統治地位」、「辯證唯物論」及「無神論」等共產主義基本教條。在實踐方面，中東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以及各國內部的衝突往往成為蘇聯在中東擴張影響力的障礙。當蘇聯與該地區某一衝突中的一方修好，往往會開罪衝突的另一方，驅使它投向西方；而接受蘇聯援助的一方，也不一定按照蘇聯的好惡行事。受援國的目標與蘇聯的全球目標大相徑庭，使蘇聯往往因次要的或更等而次之的問題冒險捲入中東戰爭的危險。例如，在伊朗與伊拉克間、南北葉門間、埃及與伊拉克間以及索馬利亞與衣索匹亞間，蘇聯就很難採取兩全其美的政策。即使在以阿衝突中，蘇聯雖然偏向阿拉伯國家，但它所提供的援助也有其限度，惟恐與美國發生嚴重的對抗。因此，蘇聯當局認為，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情況像中東那麼充滿矛盾，很多「觀察家皆難於斷定，這一不安地區的主要傾向為何」<sup>⑥</sup>。

基於前述原因，蘇聯在中東的活動有時得手，有時處於下風。但始終因利乘便朝着既定目標前進。蘇聯藉着擴大貿易、經濟援助、軍事支援及外交支持等，總能在幾個主要阿拉伯國家佔據優勢，例如以前的埃及、蘇丹及索馬利亞（三者與蘇聯關係已惡化），和現在的阿爾及利亞、伊拉克、敘利亞及南葉門等。

一九七八年四月，阿富汗社會主義人民黨利用暴力奪得政權，並宣佈以創造「社會主義社會」為其最終目標。這使蘇聯與阿富汗的關係更加親密，誠如蘇聯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所說，這一關係已經不是單純的睦鄰關係，而是「含蘊着同志及革命團結精神的深刻、真誠與堅強的關係」<sup>⑦</sup>。蘇聯與阿富汗正式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並派有數千名蘇聯顧問人員協助。

註⑤ 莫斯理 (Philip E. Mosely)，「蘇聯對安全問題探求」，載胡理維茲 (J. C. Hurewitz) 編「蘇美在中東的競爭」(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9)，第二一六—二一七頁。

註⑥ 「新時代」，一九七一年第四十四期，第七頁。

註⑦ 「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

助新政權整頓內部。蘇聯並警告西方，不得干涉阿富汗政局，並表示蘇聯將全力支持新政府。它說：「人們記得安哥拉與衣索匹亞的教訓，也了解阿富汗人民有忠實的朋友。」<sup>⑧</sup>一旦親蘇政權穩定，則阿富汗將成爲蘇聯南下的橋頭堡。

與蘇聯邊界相接的伊朗，今年二月發生政變，成立伊斯蘭共和國。伊朗新政府雖然不親蘇，但也不親美，而是採取「不結盟」政策。對美國全球戰略而言，這是一項損失，對蘇聯而言，却是一種收穫。伊朗已不再容許美國在伊朗維持偵察站，使美國對蘇聯的偵察能力大減；伊朗已宣佈退出中央公約，促使該公約提前消失；它又放棄波斯灣「區域警察」的角色，使波斯灣失去一個安定的因素。因此，美國非常擔心蘇聯會乘機把勢力伸入伊朗，進而控制波斯灣。蘇聯未嘗不作如此想，例如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所長布里馬科夫（Ye. Primakov）說，伊朗的政治變動「爲進一步擴展蘇伊關係呈現了有利的可能性」<sup>⑨</sup>。

一九七八年六月，南葉門親蘇極端份子領袖伊斯梅爾（Abdel Fattah Ismail）處決溫和派領袖後，宣佈南葉門爲社會主義共和國；南葉門地處阿拉伯半島南端，面臨亞丁灣，隔曼德海峽與衣索匹亞相望，正好與衣索匹亞的「馬列主義者」政權，遙相呼應。

因此，有人提出「危機的弧形」之說<sup>⑩</sup>。根據這個說法，蘇聯立志在鄰近紅海、波斯灣等處的廣大地區上製造爆炸性的情勢，以便從中取利。衣索匹亞、南葉門、伊朗及阿富汗的政治變動，就是蘇聯干預的結果。就實際情況看，這個地理上「危機的弧形」確已在中東出現。但是，它的形成，絕非蘇聯一己之力，乃是出自多種因素，諸如，美國中東政策的誤導（尤其在伊朗），中東諸國內在的原因，若干國家的「反帝」情緒等。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善能把握時機因勢利導，逐步實現其「最低綱領」。此時此刻，蘇聯行政首長走訪這個弧形上的兩個要點——衣索匹亞及南葉門，其意義不可等閒視之。

## 亞丁灣與紅海濱的夥伴

一九六七年年底，英國撤離葉門，民族主義者即在亞丁宣佈成立「南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蘇聯立予承認。不到兩個月，蘇聯開始給予此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以大量軍事裝備；不久，南葉門國防部部长訪問蘇聯求取更多的援助。此時，南葉門不僅與北葉門發生衝突，而且內部兩派民族主義者也不融洽。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對各派別間儘量維持中立立場，同時爭取在亞丁港儲藏設施及海軍停泊權利。一九七〇年南葉門更名為「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次年放棄資本主義道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對外「反帝」。

註⑧ 伏爾斯基（D. Voliski），「反阿富汗陰謀的動機」，「新時代」，一九七九年第十六期，第十八號。

註⑨ 貝魯特「週一之晨」（Monday Morning）訪問蘇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所長布里馬科夫的紀錄，原載該刊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號，第三至十二頁。

註⑩ 此說首由布里馬斯基提出。參見註⑨。

蘇聯爲避免捲入兩個葉門的戰爭中並維持曼德海峽東岸的地略地區，因而一向主張兩個葉門組成聯盟。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南葉門總統魯巴伊·阿里 (Saleh Rubaya Ali) 訪問莫斯科。當時，蘇聯輿論宣稱，南北葉門的衝突是由「帝國主義者煽起來的」<sup>⑩</sup>。阿里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結束訪問，與蘇方發表聯合公報。公報中，蘇聯方面「滿意地歡迎」南葉門爲終止南北葉門邊界上的軍事作戰而採取的措施，並支持南葉門爲兩個葉門關係正常化所作的努力<sup>⑪</sup>。兩天之後，南北葉門簽結葉門統一協議，蘇聯領導分外滿意。但是，這個協議壽命極短。十二月，北葉門駐法大使聲明，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支持葉門在「回教的基礎」上統一；這個聲明使蘇聯相信，沙烏地阿拉伯仍舊想推翻南葉門的社會主義政權。

一九七八年六月，親蘇領袖伊斯梅爾處決較溫和的魯巴依總統並宣佈南葉門爲社會主義共和國。伊斯梅爾是南葉門執政的馬克斯主義民族解放陣線的總書記，他曾於一九七四年七月訪問蘇聯。此次政變的成功完全憑藉由蘇聯與古巴顧問訓練出來的民兵，這支隊伍被視爲克里姆林宮駐紮在亞丁的兵馬。目前，蘇聯、東德與古巴都派有軍事顧問及思想教官常駐南葉門。古巴對南葉門的介入始自一九七三年；阿拉伯半島一旦有事，古巴可能扮演其在安哥拉及衣索匹亞所擔任的角色。一九七八年十月，解放陣線改組爲「葉門社會主義黨」。

蘇聯在南葉門的亞丁港及索科特拉島（位於亞丁灣入口處）已有港口設施，在曼德海峽（位於紅海與亞丁灣之間）的土巴灣 (Turbah) 正建造巨大碇泊場，這可補償蘇聯在索馬利亞失去的柏柏拉 (Berbera) 基地設施，使其在曼德海峽佔據了戰略據點。一九七九年二月，南葉門軍隊在蘇聯、東德及古巴顧問支持下進軍北葉門，挑起戰火；嗣經阿拉伯國家的斡旋與西方的壓力，雙方停火，並同意重新檢討南北聯盟計劃。停戰後，美、蘇分別軍援北、南葉門。美國決定以價值將近四億美元的飛機、坦克、裝甲車及彈藥等援助北葉門；蘇聯批評美國，乘機加強對中東事務的干涉，並圖擴張在該地的「軍事駐留」<sup>⑫</sup>。蘇聯自然不會袖手，已將大量武器供給南葉門，且曾把兩千七百名古巴兵從衣索匹亞調往亞丁。美蘇雙方的航空母艦也先後巡弋於阿拉伯半島附近的水域。

蘇聯與衣索匹亞發生關係是近年的事。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在「非洲之角」唯一與美國保持密切關係的只有衣索匹亞，而埃及、蘇丹及索馬利亞等國家在蘇聯的慫恿下，支持衣國伊里垂亞省 (Eritrea) 的叛亂，衣索匹亞無可奈何。

一九七六年，形勢發生變化，埃及趕走蘇聯軍事顧問，廢除蘇埃合作條約。同時，蘇丹總統尼米瑞指責蘇聯干涉內政，因此斷絕與蘇聯的軍事關係，轉而投靠美國和中共。於是，蘇聯加強與利比亞的關係，並竭力拉攏衣索匹亞。

註⑩ 格伏茲傑夫 (Yuri Gvozdev)，「民主的葉門：問題與目的」，「新時代」，一九七二年，第四十八頁、第十五頁。

註⑪ 「真理報」，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註⑫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在衣索匹亞問題上，蘇聯進退維谷。一九七四年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國王被推翻，軍政府成立，聲言要改造衣索匹亞使成爲社會主義國家，由政府控制經濟。新政府成立之初，與美國尚保持良好關係；其後，逐漸冷淡。一九七七年二月，以孟基斯杜 (Mariam Mengistu) 爲首的「馬列主義」派軍人取得政權，與美國關係惡化。孟基斯杜令美國軍事代表限期離境。另一方面，他接受了蘇聯的軍備援助，親赴蘇聯，簽署共同友好聲明<sup>⑭</sup>。

衣索匹亞與索馬利亞本爲仇敵，蘇聯拉攏衣索匹亞勢必影響蘇聯與索馬利亞的關係，而索馬利亞在蘇聯的中東政策上佔重要地位。蘇聯竟不顧觸怒索馬利亞而與衣索匹亞建立友好關係，其原因可能是：(一)孟基斯杜自稱馬克斯主義者，蘇聯難以拒絕；(二)蘇聯企圖誘使雙方和解；(三)縱然失去索馬利亞，但衣索匹亞可爲之補償，故值得一博。結果，索馬利亞拒不妥協，並向衣索匹亞奧加登 (Ogaden) 地區攻擊，雙方皆向蘇聯求取軍援。索馬利亞被蘇聯拒絕後轉向西方求援。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索馬利亞宣佈廢除蘇索友好條約，令蘇聯專家離境。蘇聯於是大力支持衣索匹亞，派遣古巴軍隊協助衣國作戰。不久，衣索匹亞在奧加登獲勝，蘇聯在衣國的影響力隨之增加。

一九七八年九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庫茲列夫 (V. V. Kuznetsov) 率黨代表團訪衣，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及「關於成立蘇衣政府間經濟、科技合作及貿易問題委員會協定」。同年十一月，孟基斯杜前往莫斯科訪問，終於簽訂了「蘇聯與社會主義衣索匹亞友好合作條約」<sup>⑮</sup>。這一條約表明，雙方有意發展與擴大現存關係<sup>⑯</sup>，其第七條規定，一旦出現威脅和平或破壞國際和平的情況時，蘇聯與衣索匹亞立即接觸，爲消除業已出現的威脅及恢復和平相互協調<sup>⑰</sup>。條約簽訂後，孟基斯杜說，兩國立場極爲接近，雙方充份互相信任。衣索匹亞稱讚這個條約時說：「這是行動中的國際主義」。蘇聯乘機重申，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認爲，支援爲合法的自由權利、爲新生活而鬪爭的人民乃是其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蘇衣合作是一個典範<sup>⑱</sup>，也使蘇聯在「非洲之角」的立足點益形鞏固。

由於蘇聯及古巴的援助，使衣索匹亞能够控制伊里垂亞省的分離主義者運動。莫斯科雖然失去了索馬利亞的柏柏拉基地，但却在「非洲之角」、紅海之濱得到了一個意識形態上更爲合適的夥伴。

註⑭ 「真理報」，一九七七年五月五日至九日。

註⑮ 「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註⑯ 大衛道夫 (J. Davidson)，「蘇聯與衣索匹亞：緊密的友誼與合作」，《國際生活》，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一〇四—一〇五頁。

註⑰ 「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註⑱ 同註⑮，第一〇六頁。

## 柯錫金訪問「非洲之角」與南葉門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柯錫金一行抵達衣索匹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Addis Ababa）訪問，並參加「衣索匹亞革命五週年」慶典。在一次宴會上，衣索匹亞臨時軍事執行會議主席兼「社會主義衣索匹亞」部長會議主席孟基斯杜說，柯錫金的訪問大大地加強了兩國人民間「以共同意識形態為基礎」兄弟般的親密關係。他宣稱，衣國的革命、統一與社會主義體制的建立，將有兩個保證：奠定穩固的經濟基礎；「創立工人黨」以作為永久領導<sup>⑱</sup>。在共產世界語言中，「工人黨」往往是共產黨的同義字。為了組黨，衣國已成立了總部，近期內可能完成此一任務。在演講中，孟基斯杜說，中共的「沙文主義反動領導」伙同「帝國主義者」破壞東南亞的安全。在致答詞中，柯錫金重申蘇聯對衣索匹亞的支持；並強調其和解政策，他說：「只有瘋狂的人相信，核子戰爭能夠解決某些政治與社會問題」<sup>⑲</sup>。

訪問結束時，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報<sup>⑳</sup>，其要點如下：

(一) 在公報中，蘇聯方面強調，「衣索匹亞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世界革命過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一革命對發展各民族反帝鬥爭作出有價值的貢獻，強化着各進歩民族與國家陣營」。衣索匹亞聲明，將在馬列主義基礎上建立衣索匹亞工人先鋒黨，而衣國一切措施的目標在創造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的社會。從雙方的言論看，兩國的意識形態又靠近了一步。顯然，蘇聯希望衣索匹亞不僅成為其中東的戰略據點，而且希望它成為其向非洲推行世界革命的基點。

(二) 雙方特別表示，決心進一步加強和發展雙邊關係，在國際問題上全面合作。近年來，雙方在經濟、科學、技術、貿易、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均順利發展，並準備進一步擴展。在經濟與技術合作方面，蘇聯將協助衣國發展：農業機器製造、石油開採、建設材料生產、以及石油與天然瓦斯探測。不久前，在規劃作業方面雙方已開始合作。蘇聯應允，將協助衣索匹亞掃除文盲；為此目的，蘇聯將贈予衣國人民以交通工具、無線電收音機、運動器材以及其他有關材料。所謂經濟合作，實際上蘇聯是施惠者；而衣索匹亞所能付出的只有在國際問題上的順從蘇聯。因此在公報中，雙方表示，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雙方意見一致。

(三) 雙方聲明，繼續努力以恢復「非洲之角」的和平，創造相互諒解與睦鄰氣氛，謀求該地區各國的進步發展；不容許把紅海地區變為緊張的策源地，應使它成為和平區域，嚴格尊重各濱海國家的權利與利益，保持國際自由通航。蘇聯與衣索匹亞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誹謗「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非洲政策的企圖，予以駁斥，指「他們企圖破壞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日益鞏固的統

註⑱ 「消息報」，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日。

註⑲ 同前註。

註⑳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一、進步非洲國家與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合作」。這段話的前一半反映出蘇聯在「非洲之角」的政策方向，後半段為蘇聯在該地區的活動作出辯護。中東的衝突固然使蘇聯有插足餘地，但有時也使它兩面為難，例如它在索馬利亞與衣索匹亞之間就是如此，贏得了衣索匹亞却失去了索馬利亞。按照目前形勢看，和平的「非洲之角」與和平的紅海，不但可使「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易於「統一」、使蘇聯與非洲國家易於「合作」，而且使西方尤其美國在該地區難於採取行動與蘇聯較量。

柯錫金等離開亞的斯亞貝巴後，逕赴南葉門的亞丁，作為期兩天的訪問，與「葉門社會主義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兼「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主席團主席」伊斯梅爾等就雙邊問題及國際問題舉行會談。南葉門並以「十月十四日」革命勳章授予柯錫金。伊斯梅爾感激蘇聯協助南葉門強化其獨立與經濟潛力。柯錫金在答謝贈勳時說，這個勳章是蘇聯與南葉門兩國人民接近的表徵，也是他們在體現社會主義理想共同努力中團結一致的象徵<sup>②</sup>。關於這次訪問的經過，蘇聯與南葉門發表了聯合公報<sup>③</sup>。公報說，雙方曾就進一步發展蘇聯與南葉門關係、中東情況及一些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

在雙邊關係上，雙方對兩國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及友好關係的發展感到滿意。不過公報特別說明：蘇聯與南葉門今後將「首重政治關係的加強」，因為這對蘇南雙邊合作中其他全部問題皆具有重大意義。在國際問題上，南葉門大致追隨蘇聯。茲僅就雙方對中東與不結盟的立場析述於後。

會談過程中，雙方特別重視中東情勢，並譴責「埃及條約」，指該條約乃是違反各阿拉伯國家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個文件，嚴重地阻撓中東步上建立鞏固的和平之路。他們堅持，欲建立中東公正而鞏固的和平，以色列必須從它一九六七年所佔領的阿拉伯的土地上完全撤走其軍隊，必須恢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一切民族權利，包括自決與創立獨立國家的權利。以上這一立場，在蘇聯與衣索匹亞公報中也曾提到過，不過並沒有論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而在蘇南公報中，蘇聯與南葉門申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人們知道，這個立場近年才在蘇聯形成，與南葉門及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立場一致，所以在公報中特予強調。

此外，雙方特地論及第六次不結盟國首腦會議，對該會的成就表示滿意；並且強調，不結盟運動是爭取和平、裁軍與和解，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種族主義的重要因素。在蘇衣公報中，也有類似的表白。衣索匹亞及南葉門都是不結盟國家。如今全世界上不結盟國家的總數達九十多個，包括阿富汗和伊朗在內。蘇聯對國際問題所採立場，姑勿論其誠實與否，多有與不結盟國家所揭櫫的目標相拍合之處，所以蘇聯多方拉攏不結盟各國，並以不結盟國家的「天然盟友」自居。南葉門為不結盟國家，與蘇聯關係至為親密，其他不結盟國家自然也可步其後塵，在蘇聯的援助下，建立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的社會主義社會。此次蘇衣及

註② 「消息報」，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註③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九日。



蘇南聯合公報中都特別提到不結盟運動，其主要動機，或即在此。

## 結 論

由於阿富汗、南葉門及衣索匹亞的現政權均親蘇聯，伊朗動亂未定，遂形成了「危機的弧形」，使波斯灣、阿拉伯半島、阿拉伯河、亞丁灣、紅海以及「非洲之角」，處處潛伏着危機，也使這個石油主要生產地區與重要戰略地帶，受到了威脅。

在這個弧形上，阿富汗、南葉門及衣索匹亞皆已轉變成為「馬列主義」為建設基礎的國家，阿富汗與南葉門皆已組成了社會主義黨，衣索匹亞正在籌組社會主義的「工人黨」；因此，這些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又與蘇聯靠近了一點，蘇聯對這三個國家的支持與援助也不遺餘力。此次柯錫金中東之行的目的極為明顯：增進「合作與友好」關係，維持並強化蘇聯在這兩個國家的影響力與特權；增強這兩個國家的經濟與軍事潛力，使成為蘇聯在中東抗衡西方的力量，並成為蘇聯向非洲、地中海、波斯灣、印度洋擴展的基點。

今春，南北葉門軍事衝突後，美蘇競相分別軍援北、南葉門，使美蘇在阿拉伯半島上形成對抗形勢；伊朗局勢未定，遂使波斯灣風雲變幻莫測，故「危機的弧形」上的危機一時難以消失。因此，世人對柯錫金訪問「非洲之角」與阿拉伯半島一事，應予警惕。

美蘇在中東的爭逐有如甲乙兩方的「零額競賽」(Zero-Sum game)，一方之得即他方之失。由於該地區過於敏感，利用軍事手段從事爭奪過於危險，因此政治戰、經濟戰、心理戰乃成為美蘇在中東地區的競賽手段。以埃單獨締結和約，對美國而言固然有所收穫，而蘇聯却乘機加以利用，對反對該條約的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進行統戰，甚至企圖藉此拉攏堅決反共的沙烏地阿拉伯。因此，美國必須儘快解決中東問題，尤其是巴勒斯坦自治問題，以免為蘇聯所乘。

# 「中共名詞術語辭典」(英文版)

精裝全一冊 16開本 九二〇頁

定價：新台幣壹仟陸佰元  
美金肆拾肆元伍角

外埠另加郵資：平郵 美金 十四元  
航寄 美金 十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